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鄭芷仙

孫蓀，字伯蘭，吳興人，自號茗溪醉墨生。自幼從其父游宦四方，寓居中州最久。後生父以卓異調皖省，升任安慶太守。時當殘破之後，廬市荒涼，衙署頹壞。生以觸目生悲，弗欲居署內。署旁有民屋三椽，亂後新葺，頗精潔，泉石清幽，花木蕭瑟，別開靜境。主人故官中州，與生父為同寮，時已挈眷往任所，室固久虛，遂賃於生。生攜琴書，入而居之，意頗適也。一夕，有晉昌觀察設宴招飲，射覆猜枚，循環酬酢，詞隱語，各極其工。客有談狐鬼事者，粉飾多端，妙緒泉湧。生時已薄醉，掉首弗信，自謂生平從未見鬼，至狐能幻作人形，理之所必無也。時正中秋，皓魄當空，分外皎潔。酒闌人散，生乘興踏月而歸，蓮漏已三下矣。甫欲就枕，忽聞窗外有彈指聲，心竊疑之。披衣起，從窗隙中窺之，見倩影亭亭，背立簷下。乃啟門而出，果見一女郎，紫衣翠裙，丰神綽約。詢其年，正碧玉破瓜時候也。月下視之，姿態若仙，其一種風流韻致，山水芙蓉，不足比其豔；臨風芍藥，不足喻其嬌。生喜極欲狂，長揖謂女曰：「適從何來，乃至此間？豈■娥思偶，偷降紅塵耶？」女笑曰：「妾東鄰阮氏女郎也，與君齋只隔一垣，因夜夜聞君讀書聲，知君為風雅士。今宵月色大佳，君何獨處，得無患岑寂耶？」生曰：「玉趾辱臨，深慰客思。何不入齋小憩，作永夕清談？」於是攜手入室，挑燈絮語。女微作倦態，支頤欲睡。生遂擁之入衾，代解結束，相得甚歡，備極纏綿。夜半，女起索茗，就生案頭翻閱書史，見生詩稿，曼聲吟哦，若甚欣賞，因索生詩。生卻之，不可。隨取架上浣花箋賦一絕云：

隔牆花影小徘徊，忽見凌波月下來。

並坐山窗無個事，喜紅一點暈香腮。

女得詩，嫣然一笑，急納於懷，曰：「個書生喜嘲弄人，當小報之。」遂慙慙作別，並言：「花影橫窗，漏已將盡，郎君宜寢，妾亦歸矣；女紅之暇，容再過訪。幸勿為外人道也。」飄然竟去。生送至庭階，為小石礙足，遽然驚醒。時已鄰雞亂唱，燈火熒然，而一縷餘香，猶在室中。

明晨，於枕畔得玉釵一股，雕琢精細，釵背有字數行，細視，乃詩一絕，云：

花影當窗月在簾，晚妝懶與鬥眉纖。

三更夢醒無人在，自起挑燈寫玉箋。

款題「玉雯女史清玩」，意即女郎名字也。生玩視良久，寶藏篋笥，什襲珍秘，弗輕示人。晚冀女郎復來，淪茗於甌、焚香於鼎以俟之，□餘夕竟不至，幾疑為妖夢不復踐矣。

一日，又從他處赴宴歸，見窗中已有燈光，稍近，聞吟詩聲，嬌婉若女子。心喜玉雯再至，排闥急入，則一女子方伏案握管，若有所思，瞥睹生前，驚駭欲遁。生攬其袂曰：「半月不見，令人想殺！今夕何夕，乃得重逢。」女卻立含笑，曰：「素未謀面，何出此言？」生諦視之，秀靨長眉，雪膚花貌，與前女堪稱雙璧。生乃釋之，揖而言曰：「雖不相識，亦請暫留；且既降敝廬，何不少坐？」女乃斜坐窗畔，若甚羞怯者。生見几上鸞箋一紙，寫已盈幅，珍珠密字，格勝簪花。因謂女曰：「此殆卿作耶？吾謂必係女相如，今固不謬。」女曰：「匆促塗鴉，何足掛齒。郎君過獎，益汗顏耳。」生喜其吐屬雅雋，亟請姓氏。女曰：「妾姓鄭，名芷仙，固李人而寄居於此者。妾舅居君西舍，相距僅一牛鳴地。今晨來省舅氏，遂得遇君。亦前緣也。若妾家，在獨秀山麓，離此約六□里許。倘蒙不棄，暇乞枉過。」言竟即欲辭去。生攬之入懷，戲坐諸膝，曰：「卿前緣尚未了，何遽言歸耶？」女因問生娶未。生答以「待覓玉人，尚虛駕牒，惜不得如卿者訂偕老耳。」又問生：「可有外遇否？」生囁嚅良久，不能答。女下立，拂衣欲行。生曰：「夢中愛寵，何足為憑？」遂為女緬述前夢。女曰：「此非夢也。東鄰阮家玉姑，為妾姊妹行，懼君鹵莽，故托之趾離以作合，渠釵尚在君處，其善藏之。不然夢寐無形，遺物何來哉？」生曰：「然則卿與彼既為閨中密友，何不代我招致之，俾得同歸一人，勿作尹邢而效英皇，何如？」女為首肯，曰：「自此始知君非憐新棄舊者矣。渠今夕往戚串家張筵賞月，作長夜飲，恐無暇赴桑中約也。明夕當偕之來。」生促女眠，再三始應。晚妝既卸，一笑入幃。生擁抱之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歎曰：「此真漢武溫柔鄉也。」既接，女嬌啼宛轉，若不勝情。生亦不敢盡其歡。睡未須臾，天已大明。女急起曰：「貪眠忘曉，將為舅氏所知矣。」著衣下牀，以素帕擲生懷，曰：「弱質葳蕤，為君喪守，今而後幸勿負余。」啟關自行。生方冀夕間兩美雙雙而至，不意久之杳然。

適生以事西出郭門，枉道經獨秀山下，意將一訪女居，顧忘詢其居址門徑，無從問訊，惟逢村舍莊居信步徐行，冀有所遇。偶至西偏山麓，一澗潏洑，跨以略，人家三五，零星雜居於此，茅屋竹籬，頗饒幽致。澗盡處，丹楓翠柏，景物益奇。一家臨流結廬，似係新葺，最為高敞。生踞石少憩，忽聞雙扉呀然開，一雛鬟攜桶出汲，頻睨生，若訝其裝束之異者。生遂遙問此間有鄭姓否，答曰：「我主人即鄭翁也。」生即問以可與鄭芷仙相識否，鬟作疑駭色曰：「此即我家三姑子也，為主人掌上珍。汝為遠方客，何由知深閨姓字？請速去，勿惹飛災，恐主人聞之，疑汝為狂且，爾時雞肋當飽老拳矣。」

生不應，逕行過橋，叩門求見主人。頃之，一蒼頭出，詢生何事。生曰：「我亦浙人，與汝主人同鄉。偶經此間，求一見以盡桑梓情，非有他意也。」蒼頭辭以主人適登南峰道院，與餐霞煉師講求丹訣，非半月不下山也。生因詭云：「居府署西者，非汝主人內戚乎？昨渠眷屬托以一物畀女公子。」乃出懷中素帕，加以紙裹，索筆書「芷仙三姑玉啟」。蒼頭入，未久即出，肅生入內。凡歷門闥數重，抵西樓下，茜窗半啟，繡幕低垂。女曲肱側坐，則生至，即起斂衽作禮。生視女玉臉不舒，翠眉欲蹙，一似重有憂者。生謂女曰：「遠來相訪，幸得重逢。宜喜而悲，何也？」女曰：「非君所知。自此一見，情長緣短，會少離多，是以悲耳。」即命婢媼設席桂軒，曰：「軒中木樨盛放，香徹遠近，當與君花下一飲為別。」席間勸飲慙慙，盡無算爵。酒酣，女扣銅作歌曰：

伊予自幼，生長紅閨。

但知歡合，焉識悲離？

一自識君墮情劫，

從茲一別人天隔。

欲見君兮不可得，噫嘻乎！

兒女情癡結成石。

石可泐情不可滅，

與天地兮無終極！

歌罷，歔■悲歎，涕不能仰；生亦哀從中來，強慰藉之。耀靈西匿，銀蟾掛樹，生意欲留宿。女似不可而情不能捨，因命設衾枕於西廂，遂尋舊好。既而女謂生曰：「妾與君緣盡於此矣！前一度為伉儷之始，今一度為夫婦之終，數由前定。願君毋以妾為念。」即於胸前解玉佩一枚，繫於生襟，曰：「此妾嬰年所弄，見之如見妾也。」

正喁喁未已，忽聞人聲喧沸，自遠而近，繼以槍炮迭發，摧山震岳。雛鬟倉皇掩入，曰：「禍事至矣！何不速行！乃尚貪歡樂耶！」生急偕女出視，則洶洶數□輩，已毀門而入。生疑為盜，執挺而前，欲與格鬥。眾瞥睹生，詫曰：「君人耶？魅耶？抑山魃木客之流耶？」生回顧，女已不見，屋宇全無，乃身在深林叢間，駭甚，答曰：「我為安慶太守子，迷途宿此。君輩何來？」眾曰：「吾儕獵戶也。適逐群狐至此。君見之否？此間獸啼鳥竄，凜乎不可少留。君貴人，何為在此？」遂護之偕歸。

